

A stylized, high-contrast portrait of Mao Zedong in a dark Mao suit with a red collar, set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vertical lines. The portrait is the central focus of the cover.

#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

吴吉清 著

#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

吴吉清 著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##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

吴吉清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百花洲3号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 $1/32$  印张 10 $\frac{1}{2}$  字数 20 万  
1977年8月第1版 1977年8月江西第1次印刷  
印数: 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: 7110·163 定价: 0.97元



一九三一年毛主席在瑞金



一九三七年毛主席在延安



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、朱德在陕北



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九日，伟大领袖和导师  
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本书作者吴吉清同志

## 序 言

一九三〇年初，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，在毛主席身边当警卫员，直到一九三五年底。这六年间，中国革命处于极其艰苦卓绝的战斗年代。在这样的年代，我在毛主席身边，亲眼看到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，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反“围剿”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，引导党、红军和中国革命，经过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急风暴雨，闯过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，走向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光辉形象，以及对我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，鼓舞着我，使我永生不能忘怀。

全国解放后，我便开始在工作之余，进行片断的回忆，并着手系统整理成册。《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》这部回忆录，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完成初稿。徐特立、谢觉哉等革命老人，曾在百忙中审阅了全书。后来，正当出书之际，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，被打入冷宫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，我重新将这部回忆录进行修改和补充，但又遭到“四人帮”及其亲信



2F78/08  
的阻挠和破坏，他们以不准写周恩来总理、不准写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借口，横加指责，百般刁难，致使此书的写作难于继续进行。

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与世长辞了。噩耗传来，我万分悲痛。在那举世哀悼的日子里，我在几次大恸昏厥醒来之后，更加下定决心，无论怎样困难，也要趁我有余之年写成这部书，以寄托对敬爱的毛主席的无限哀思和深切怀念。

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洪文、张春桥、江青、姚文元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，这部回忆录终于和读者见面了。华主席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工作十分关怀，并作了批示。郭沫若副委员长在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了书名。在江西省委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，组成新的编写组，由吴茶林、徐振亚、陈俊山、李春林等同志给予具体协助，能够使我对原稿进行大量的重要的补充和修改。在此，谨表示深切的谢意。

因为我的水平不高，这部回忆录写得还不够理想，请当年的老战友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待将来再版时，重加修订，以期更臻准确、完备、生动。

吴吉清

一九七七年五月一日于南昌

## 目 录

- 第一章 参加红军·····( 1 )
- 第二章 初到毛委员身边·····( 14 )
- 第三章 激战文家市·····( 26 )
- 第四章 活捉张辉瓒·····( 35 )
- 第五章 横扫敌军七百里·····( 51 )
- 第六章 运动歼敌·····( 66 )
- 第七章 在东华山·····( 79 )
- 第八章 解围赣州渡上杭·····( 94 )
- 第九章 下漳州·····(110)
- 第十章 种福才溪乡·····(123)
- 第十一章 会昌城外·····(137)
- 第十二章 告别苏区·····(158)
- 第十三章 转战贵州·····(178)
- 第十四章 遵义的春天·····(193)
- 第十五章 四渡赤水·····(206)
- 第十六章 过凉山·····(223)
- 第十七章 飞越大渡河·····(232)

<b>第十八章</b>	<b>雪山红旗</b> .....	(246)
<b>第十九章</b>	<b>草地歌声</b> .....	(266)
<b>第二十章</b>	<b>挺进甘南</b> .....	(282)
<b>第二十一章</b>	<b>陕北会师</b> .....	(294)
<b>第二十二章</b>	<b>新的岗位</b> .....	(306)
<b>第二十三章</b>	<b>第二次生命</b> .....	(315)
<b>第二十四章</b>	<b>仍在毛主席身边</b> .....	(325)
<b>第二十五章</b>	<b>永远怀念毛主席</b> .....	(334)

## 第一章

### 参加红军

那是一九三〇年的农历大年三十。我想和地主龙存发算算一年的工钱，好回家和妈妈、弟弟、妹妹过个年。谁知狗地主不但不给我一文钱，反把我撵了出来。我又气、又累、又饿、又冻，顶着少见的大雪，在野滩里转了大半夜。天快亮时，找到安葬父亲的坟头，痛哭了一场。然后，深一脚，浅一脚地再去找狗地主算帐。没想到刚走到水口岗村南的木桥上，两眼一黑，脚下一滑，栽到桥下，晕过去了。……

当我醒来时，才知有人扶起我来，叫着：“老表(注)，老表，你醒醒！”我觉得自己还活着，虽然头昏，浑身发僵发冷，眼皮象秤砣一样沉，但找狗地主算帐的怒火，还在胸中燃烧。我慢慢地张开眼睛向前看去。这时，鲜红的太阳，从东方升起。昨晚下的那场大雪，把整个大地都变成白花花的。在这漫天皆白的大地上，无数扛着枪、拿着梭镖、背着大刀的士兵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

---

注：“老表”是江西方言，“老乡”的意思。

举着一面面鲜艳夺目的红旗，由远而近地从我们身边走过。我看到他们穿的那身灰布军装，帽子上的闪闪红星，还有领子上佩戴的红领巾，觉得在哪里见过，这些士兵不就是那年路过水口岗村的红军吗？我还帮他们刷过大标语，爬到村后庙前那根三丈来高的旗杆上，插了一面红旗呢！当时那位当官的红军还拉着我的手，夸奖我真比“孙猴子”还灵活。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红军是打富济贫的队伍，是我们穷人的队伍。

这时，把我扶起来的那个“大高个子”红军，见我醒过来，便十分同情地问我：

“你是哪个村的？”

我告诉他：“是霞族村的。”

“怎么会倒在这里？”

“活不下去了！我要找狗财主算帐、报仇！”

“大高个子”把我交给两个红军战士搀扶着，让我们跟在队伍旁边慢慢地向前走。同时，他从背包里取出一件衣服给我穿上，又给我披上一块毯子，就朝后边走去了。这时，我觉得身上暖和多了，不由地抬起头来看看这些红军兄弟。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，人人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，有扛机枪、步枪的，有挎盒子枪的，还有背大刀、拿梭镖的。我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，他们也和蔼地看着我。一会儿，那个“大高个子”红军又走到我面前，他手里拿着四张油饼、四个鸡蛋，一边递给我，一边说：“小老表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我们共同过个年。你吃吧！”当时我虽然肚子饿极了，真想饱饱吃

上一顿，但是，想起妈妈、弟弟和妹妹，我又舍不得吃。这时，很多红军战士都亲切地对我讲：

“老表，吃嘛！”

我说：“我不能吃。我还要带回家去给妈妈、弟弟和妹妹吃。他们过年还没饭吃呢！”

这时，那个“大高个子”红军亲切地说：“小老表，你尽管吃吧！”接着，他从挎包里把自己的两个鸡蛋，两张油饼拿出来，也塞给我，并对我讲：“喏，再给你！”这一下，很多红军战士都把自己分到的过年吃食，争着往我怀里塞，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你吃吧！”

这阶级的友爱，使我的眼睛湿润了，眼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。我自从娘肚里生下来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人呢。我拉着那个背着挎包、挎着盒子枪的“大高个子”红军，竟呜呜地哭出声来。我向他请求：

“老总，我要参加红军！报仇！你们收下我吧！”

他满怀深情地对我说：“我们欢迎你参加红军。可往后你不要叫我老总，红军是叫同志的。”

这位“大高个子”待我特别和气，象亲人一样和我攀谈起来。一路上他又是问我的姓名，问父母弟妹的情况，又是给我讲红军纪律和红军的故事。部队快到宿营地筠门岭时，他亲切地对我说：“吴接传同志，从今天起，你已经是工农红军的战士了！回头到宿营地后，我派人把你的军装、行李送来。现在，你好好休息。”讲完，他便大步向前走去。我望着他那高高的背影愈走

愈远，一直到看不见为止。这时，我才猛然一拍脑门，埋怨自己是多么粗心大意，光顾高兴了，竟忘了问问他叫什么名字。

到宿营地后的第二天，天刚放亮，夜雾洗涤过的晨空，回响起一阵军号声，号声是那样清脆、嘹亮。一霎时，唤醒了整个筠门岭镇和在镇里宿营的红军兄弟。我一翻身爬起来，激动地穿上抚摸过一夜的灰布军装，戴上军帽，顿时觉得一股暖流，从心眼里往外发热。我跟着大家一起跑到宿营地旁的河边，洗完脸后，在河水的倒影中，看出自己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模样，和我当长工时穿的那身破烂衣裤，已经形成鲜明的对照。这使我清楚地知道，给地主当牛做马的悲惨生活，已经过去了。

回到屋里，看着我这高兴劲儿，老战士都打趣地围拢过来。这个说：“看，一夜间小伙子变得多么精神！”那个说：“和我们两年前投奔井冈山一样，一当红军就漂亮了！”我也兴奋地说：“可就是我母亲还不知道呢！要是她知道我当了红军，那该有多高兴啊！”

正说着，听到院里有人拉长声音叫我的名字：“吴——接——传——！”

我答应一声，急忙向院里跑去，只见一个不相识的红军笑嘻嘻地来到我的面前。我有点奇怪，不知他从哪里打听到我的姓名。他真是个“见面熟”，一来就自我介绍：“我叫贺庆元。”接着象传达命令似地说：

“‘前委’古柏秘书长找你，给你分配工作。”

我一愣：“当红军就满好的，还分配工作干啥呀？”

他嘿嘿地笑着说：“当红军也得分配个单位。不然，你该去哪个班呢？”说着，我们向屋里走去。进屋后，他一边和老战士们打招呼，一边帮我收拾行李。

行李是非常简单的：一条毯子，一顶斗笠，灰布军装和草鞋，我已经穿戴好了。这当儿，说是收拾行李，其实用毯子把换下来的破衣服一包，背上斗笠，就全有了。这些我连作梦也没有过的东西，都是昨天那个挎盒子枪、背着挎包的“大高个子”发给我的。因此，看着贺庆元同志已经帮我收拾好了行李，我就憋不住地问：

“贺同志，您知道不知道昨天和我谈话的那位‘大高个子’在哪里工作呀？我能不能和他分配在一块儿呢？”

这一问不要紧，只见贺庆元同志眯缝着两眼，象揭开谜底似地说：“就是他找你呀！”

我一听又是高兴又是吃惊：“就是他？他就是秘书长啊？怎么看不出来呢？”

“这还奇怪吗？”贺庆元同志解释说，“在我们红军里，官兵是分不出来的。不用说‘前委’秘书长，就是师首长、军首长，直到毛委员，如果没人告诉你，你一样是认不出来的。”

“怪不得呢！”我象明白了一件顶顶重要的事情一样，自言自语地说。于是跟在贺庆元同志背后，走出了房东家的大院。

这时，火红的太阳，从武夷山升了上来，高高地照着筠门岭这个新解放的市镇。这个市镇是我的家乡——



江西会昌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。我过去也曾来过几次，但它和我一样，由于红军的到来，才改变了旧日的面貌：街巷里，处处张贴着红绿纸写的标语，商店的檐前高悬着彩旗；因为红军买卖公平，现钱交易，据说仅在昨天黄昏，生意行就利市三成。四乡的农民，熙熙攘攘地上市来了，一路上，唱着红军宣传队新教的革命歌曲：

当兵就要当红军，  
处处工农来欢迎。  
官长士兵都一样，  
没有人来压迫人。

我正瞧着街上这些变化出神，猛不防，有人在我背上“啪”地拍了一掌。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我们村的吴兴。他是趁红军到来的机会，上市来卖自己做的竹筐、竹篮、竹椅子的。他从头到脚打量着我的装扮，惊奇地问道：

“你？……”

我说：“我当红军了！你回去给我母亲带个信，叫她老人家放心！”

他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许是太羡慕我的缘故吧。我看贺庆元同志在前边等着，就急忙和他分手了。以后不久，吴兴同志也参加了红军。

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（简称“前委”），当时驻扎